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嶺南叢書續讀史叢書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二 唐肅宗皇帝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二

起屠維協洽八月盡重光作噩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

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協  
律郎沈旣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  
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  
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  
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  
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  
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  
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  
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  
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咸得  
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  
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

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臯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旣濟吳人也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刺史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臯明之玄

孫也 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  
溫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不服  
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  
懷光奏令宿衛懷光遣之既離營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黃  
萇之敗職爾之由盡殺之 九月甲戌改淮西爲淮寧 西川  
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  
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  
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  
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  
以爲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弃  
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  
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

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  
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  
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  
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  
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  
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  
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  
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  
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垠與山南兵合擊  
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  
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  
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直咩城延袤

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曰東王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  
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  
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  
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群臣附之  
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  
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於元陵廟號代  
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問其故  
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  
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  
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  
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  
滉爲蘇州刺史浙江東西觀察使 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



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踈闊壬午以琳為工部尚書罷政事上  
由是踈張涉楊炎既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  
大臣鎮撫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使鎮坊州以荆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又以靈  
鹽節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  
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勝州留後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  
丹州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  
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十二月乙卯立  
宣王誦為皇太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  
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  
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  
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

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  
負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  
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  
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  
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  
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  
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  
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有食之 湖南賊帥  
王國良阻山爲盜上遣都官負外郎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  
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  
以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爲理乎對曰下詔  
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

牒舉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  
第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  
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徭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  
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  
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  
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  
隨意徵科自立色自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  
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  
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

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  
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  
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  
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摠統於  
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  
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  
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又有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  
獨孤妃為皇后者楊炎為宰相欲為元載報仇因為上流涕言  
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臣為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  
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炎乃建言尚書  
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甲子詔天  
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

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

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  
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  
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陵陽渠竟不  
成弃之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已酉貶劉晏爲忠州  
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爲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  
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  
下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  
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  
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爲邠寧  
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  
罪而爲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  
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

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  
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寘于法時李  
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  
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上意解辛未放  
涉歸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  
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  
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  
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  
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  
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  
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 劉文喜  
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

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  
禁兵二千助之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  
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  
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  
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  
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  
悉命歸之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  
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癸丑  
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  
之度支以代租賦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  
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  
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朱泚等圍劉文喜於



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  
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  
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  
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  
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  
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  
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  
春服者賜子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  
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  
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  
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甲午朔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